

讀左補義

此會說得分
三段看以中
段為主

作三層寫得
十分有韻以
力

與出奔吳

（紀）以國氏殺其寶也。伯林。

叔弓帥師疆郕田

春取郕今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

正其封疆

○楚公子比出奔晉

聞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

（杜）解

介

也。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舍

城。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

不足以容從者。請埒蹕。命行。行禮。外。除地。爲。單。令尹命

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謂罔將使豐氏。公孫撫

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之。莊王。罔之。神。共。王。罔

臣

昏。故。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

晉

也。言。不。得。不。率。唯。是。又。使。罔。蒙。其。先。君。而。來。不。得。成。禮。

國策

豈只一筆
輕描淡寫

此方印前
此要印乃詳
晉而爲何
以當時晉
無不勝事
明也
提一取字
其沈婉

於女氏之廟故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茂以復矣

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恃其罪備則是大國而無將恃

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

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

塞德恨以距君命到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守舍之屬也其敢愛豐氏

之附注魏了翁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示無許之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甄鄭尋宋之盟也在襄二祁午

祁奚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謂先今令尹之不

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子木之信稱子

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得猶陵也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

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令諸侯

周是謂盟宋
傳武亦
盟宋傳只
信字曲折
寫來不出叔
向之旨可知
前日叔向皆
武授意也

會夷儀三合大夫會于宋會澶淵及今會也服齊狄寧東夏齊侯自齊
秦亂秦晉為成城淳子城杞之淳子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
諱也音獨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
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言受午然
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芻於晉
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信言不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
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萎穠穠也穠苗為莠穠云此言穠
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賦能為人則
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自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
誓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魯
舊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無恥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歸善趙武悅首聽楚人之為行不但得罪周室且得罪其先君文襄矣乃

諄諄於信以

楚公子圍設

股離衛

設君服二人以戈陳于前

難坐離立之離謂兩相麗也

穆子推故執戈不言衣

服則君服即二執戈是蒞謂去大夫侍君之服耳

叔孫穆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似君

卿子皮白二執戈者前矣

有二執戈

蔡子家

公孫

曰蒞官有前不亦可乎

皆在前

歸生

曰蒞官有前不亦可乎

以二執戈前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

辭而假之寡君

聞諸大

言假以

鄭行人擲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

伯州犂曰子姑憂

子楨之欲背誕也

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故誕將為國難

子羽

子羽

行人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并疾有當璧之命

有

也齊國子

曰吾代二子愆矣

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

國

諸大夫各執

也齊國子

曰吾代二子愆矣

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

亦尋為國所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

上子樂矣

雖憂必不能

胡服便有波
謂諸大夫交
口則善矣只
一書妙在左
簡與王簡不
若簡與便異
野徑

俞云倒推上
銓簡如便

借子羽之言
狀出此意傳
兄不獨三大
夫也已神注
下篇

子集禍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畏
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事大國故曰簡共。樂王鮒字而敬人。所以自愛。故子與子家持
之。言無所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入
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逸書接今大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此也。言以知物其
是之謂矣。物幾也。象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
此為會貌傳既讀舊誓而不歆血如未盟也故不誓盟會

仍先趙武者。猶會未之以趙武先至也。子圉之強而受盟。氏刑戮之陋而行親迎。皆不必然之事。欲乘鄭人無備襲之。然後號召諸侯。兵威脅服。觀下伍衆。知其有備。句可。見子產乃庵之郊外。擲以行禮。閉門謝客。是閉關拒盜也。伯州犂分三層詰問。極遜順有禮。卽此便見其包藏禍心。子羽明白指破。畧不作周旋。說到距違君命。示以如此作爲。人心共忿。十一國諸侯一時解體。懼非楚之利也。於是駟鼠之技窮。然則小國有人。楚兵立却。而况強大之晉乎。乃宋之盟。楚人先晉。猶待虛聲。呵喝往復。辨難此更全不費力。公然如舊。宋之盟。並釋齊秦。此則秦未至。晉齊已合。楚而趙武恬不爲怪也。方以信字塗飾耳目。華言欺人。可謂

無恥日甚矣。後段只設服離衛四字。七國大夫噴有煩言。幾忘楚臣在坐。蓋視為好會高論。取快一時。豈知賊國反顏。即欲執穆子以威衆。則此段實為欲戮叔孫之由。而侃侃閒評。正伏下篇之人人屏息也。夫以諸侯大夫同心疾楚。使得如子產者為盟主。佐則振臂一呼。腹楚易易。其如此泄泄之趙孟何哉。

季武子伐莒取鄆。齊通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得乘公在會故取以自封莒人告于會。按前已伐台入鄆猶未蓋利則歸已滿歸叔孫莒人告于會。與于會而敢于怨者之為國中投逆如楚欲示威有以中其原也取鄆在三月趙孟入于鄆在詳見趙武之四月期莒人告于會正圖未歸國時告于會者告于趙也或度自叔向一展其謀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之盟而魯伐莒潰也齊盟故其使時也齊會欲戮之百樂桓子鮒相桓文子佐

以一段用斥武之偷而無以制楚也仍歸結取喻以季武終力破其身二字連用六層一片忠肝可貴白日

嚴以拒王黜

思以服楚武

此段亦作六層前三層求

也。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弗與梁

其經。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我其使是禍之也何衛之

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爲國衛牆之隙壤誰之咎也

牆林解有隙可窺有壤可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

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

今遇此發然黜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其褊矣。附注褊狹小也言此帶其趙孟聞之曰臨忠不忘國

忠也。謂言魯思難不越官信也出季處國國忘死貞也。謂不

免謀主三者義也。忠信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戮于若免

此段亦作六層前三層求

免叔孫之禍
後三解解釋
取齊之義動
之以能能例
之以與漢尊
之以盟主欲
之以諸侯歸
楚其請叔孫
也至矣然趙
孟所以如此
者叔孫之忠
義有以感之
也故此一役
上昭叔孫下
起長樂而趙
孟之庶民只
此已盡亦是
湯起劉定一
喬宏論

卷之三

日

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附注汚穢出不逃

難不苟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

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魯叔

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又賞

其賢叔孫請侯其誰不欣焉。楚而歸之。親遠如邇。邇亦

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王伯之令也。言三王

令德引其封疆。正封界也。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國也。立康之表。旗

也。表旗續表議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

蓋以別封疆。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者。夏有觀扈。觀國名。青序曰

甘之野。按觀今濮州觀城縣西。商有姚二國商諸侯。妹

為古觀國。城居今陝西鄠縣城。商有姚二國商諸侯。妹

罔有徐奄。按二國城姓服虔云魯公所伐者徐也。杜云徐

舊自無令王諸侯逐也

猶說進狎主齊盟其又可豈乎

強弱無常故更

主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

大謂篡弒又焉用之

焉用治封疆

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也

焉吳濮有彙東濮在甬

楚之執事豈其顯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

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

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于下故能赫盛于上令尹特稱

以自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

令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問將能對口

王弱令尹強其可哉

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

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

安于勝者是名而不義

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

馮云哲大夫
武申之會
詩不學無術
經隊與坪恩
云樂王儲相
趙武不見踪
想未肯不
不學久

楚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名南按武不堪者不敢
本諫退又承王鮒求帶貽笑諸侯故前賦蘇葉曰小國爲蘇
後賦不蔡皆義取薄物而不以貨賄爲禮也
大國省穡也愛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移叔言小國微薄猶蘇葉
則何敢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詩名南卒意補注尤喻楚
不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詩名南卒意補注尤喻楚
其陵暴諸侯使趙孟賦常棣詩小雅取凡今之人莫如且曰吾
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無吹忽將兩詩進寫且曰兩字是極
樂時會怡情景然彼之會國再先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
武申之會固更成婚夫何曉夫先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
三大夫皆兄舉兒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
弟國典起也舉兒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
出曰吾不復此矣按武謂不復見此樂只極形已之樂猶云
誠天王周景使劉定公更勞趙孟子穎館于維內劉子曰美
哉禹功見河雒而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

夫刻一
問者然
三露而
孟反此
一噴也

結以不
此單中
師師俱
居係氣
激馬將
一齊收

以治民。諸侯之方也。服冠冕也。諸侯之方也。今得民
端文。德之衣。尚變長。故曰。發。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勸趙孟使。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云。儕。劉子歸
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其趙孟之
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
無恤民。棄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
不復年矣。言將死。不神怒。不飲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
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叔孫歸。發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
及日中。不出。使已。幾被殺。曾天謂曾阜。家臣曰。且及日中。吾
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恕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

季孫猶是
波

月於外。一旦于是庸何傷。

統言已勞役數月在外。今

買而

欲贏而惡歸乎。

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一旦何足爲害。言已勞役數月在外。今買而

卑

謂叔孫曰可以出矣。

叔孫指楹也。杜曰雖惡是其可去乎。魯有

魯有

季孫猶是波乃出見之

前篇以鄭入手。非子產謀國之臧。鄭將爲楚滅矣。此篇以

季武入手。非趙武卑辭固請。則魯卿將爲楚戮矣。而致此

者皆由於趙武。晉能自強。宿何敢妄取。莒何敢妄怨。卽此

已見晉之失霸。夫一楚令尹耳。會中原而專戮。春秋所絕

無者。且莒弑君。變之大者也。季取邑。罪之小者也。而季不

在會。幾使大慙。漏網小罪。受誅。罪人安居無事。被戮而晉

人恬不知恥。墨者方乘機以求貨。尙有人心哉。叔孫死生

呼吸之際。不爲威惕。且不使季孫取邑無君之惡。暴露強鄰貽禍本國。直以季罪爲已罪矣。語及叔行季處心平氣和。死無所恨。斷之以忠信貞義。誰曰不然。趙武請於苑。如指明季孫專魯之罪。正與叔孫之意相謬。故趙孟曰。一贊最著眼。其皆楚也。欲免叔孫。又恐無以克免。引三令主。而以盟主屬楚。一請再請。太阿授人矣。或曰。前篇設服離衛一段。寫圍已盡。此令尹享趙孟。又述叔向之言。不已贅乎。曰。此正攝起劉子一段意。來圍爲令尹尙肆行無忌。他日竊立。號召天下諸侯。則受殃者不獨魯。鄭將天下胥爲荆蠻。而趙武方賦詩得意也。又是反揭起鄭伯享趙孟一段。來三國大夫自號入於鄭。知楚圍已擁衆遠去。公

享私宴。趙孟此時滿眼皆感恩之人。與念皆得意之事。此一大段。只寫趙武之樂然。已想見前此叔孫受驚諸大夫屏息。卽趙武亦惴惴危懼。至此而雍容閒雅。飲酒賦詩。都從一番驚恐中來也。武之懦弱無遠畧。已見於此。天王使勞一大段。蓋請免叔孫人。以爲趙武之功。絕不知彊楚弱晉大罪案。劉定公忽觀河維歎禹功。令趙武不知所謂。然後提出弁冕。端委以治。隱然有夫子微管仲吾其左衽之意。以見中原將淪於楚。盟主之輔何以救之。免叔孫者。不過小庇諸侯。復文襄之業。以匡周室。乃大庇斯民也。一段興會鼓舞。豎起千丈。而趙武一齊放下。故知其生氣已盡。而不復年也。令尹享趙孟。鄭伯享趙孟。兩大段俱收拾。

於此以見盟宋會魏直是神怒民叛。貞山謂其罪不至此
非然也。叔孫歸一段是歸結取邾事。賈而欲贏焉。季孫
極確敘事。但言伐莒取邾。而其自爲封殖處。至此補出。以
見叔孫之禍季孫利心陷之也。訶斥不遺餘力。而所以致
此者。由於晉霸之衰。或又謂宋之盟。號之會。莒人皆不與。
何得云犯齊盟。不知弭兵爲名。必有大無侵小之約。若
不與會者。便可翦以自肥。則不得爲弭兵矣。自魯取邾。而
楚遂滅賴。滅頓。滅陳。蔡放手爲之。季孫之貽害何窮哉。
鄭徐吾犯鄭大之妹美公孫楚子南穆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禽。麻也。納。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思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公孫

已時之女公
孫又強委禽
自恃有作亂
之具故敢如
此子產姑遂
之也

此亦欲楚會

以女之言不

足批駁子南

見其理易明

其鐵易決而

子產却不然

正有深心也

欲殺而取

之隱我也大

舉而偏望之

實跡也可知

我服楚也時

便有威黑之

意子產以爲

跡次是誠未

爲不允

是四條

是四條

是四條

是四條

是四條

是四條

是四條

是四條

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附述女以子南先夫夫

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

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衛交擊之以子皙傷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釣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時子南直也子南用

能討故釣其乃執子南而戮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犯

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

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謂傷不聽政也

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畏不

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

周云放子南
使之速避所
以全子南也
太叔云國
與子產云國
無故相應太
叔知之于南
駐焉
夫豈不愛
不忍二字相
應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自說子南之
伯府之亂也爾注下書非卿將行子南于產客于大叔六兄
子產之亂也爾注下書非卿將行子南于產客于大叔六兄
於諸海傳註明子產不罪子之故大叔曰吉不能亢也
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
焉周公殺管叔而蔡放也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
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為二年鄭放公孫無傳
讀此傳者幾疑子南為冤獄而抑知非也首三語似直在
子南然聘與強委禽皆為其色之美也知二子志趣皆非
正路犯告子產何嫌據理直斷而駟氏最強子哲尤橫此
時楚圍凶暴趙武懦弱且號之會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
之背誕也國之病根早為窺破一有內變外患乘之其何

以禦故曰國無政非子之患言爲國之患也唯所欲與亦
冀二子稍有人心或自愧沮耳子皙盛飾而入子南趨萊
而出不得謂子皙無恥而子南尙有面目直鉤之斷何待
後此用戈哉及至用戈非子南傷皙則子皙殺南總之身
爲大夫全然不知君國自相讎殺皆法所必誅也子產先
施其易後圖其難專就顯然受傷一節數子南逐之所云
五罪非強加於無事之大夫矣逐子南者誅亂之道置子
皙者防亂之心太叔揭出國難灼見其至公無私又引周
公爲證隱然以管叔喻子皙而以蔡叔喻子南一放一殺
國有常刑遲速之間何足爲疑未將吉獲戾一陪亦以杜
諸游之口子產知己子皮而外非子太叔其誰與歸

剛討地者
后子之過
甘亦有微
罪去伯失
一之之主
叙法簡錄

國史補

卷三十三

公

工

秦后子秦桓公之弟也有縮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

弗去懼選數也恐景公數癸卯城適晉其車千乘晉曰秦伯

之窮賊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侯為晉侯造舟子

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也十里舍車為八反自雍及

相去千里用歸取幣一九縣之儀始禮自其終事八反

按車禮一日而畢而雍相阻千里舍車者舍其一反通車

不能及也故先備疑之不知十里舍車者舍其一反通車

之車非止八乘也遠舟于河者水岸隔處遠舟為梁以通車

馬若千里浮梁則秦始皇隋楊帝未嘗有此備也非通車

也載幣八次遠取其車非一車所載皆足備也非通車

所載皆輪之晉也十年傳子產云百兩必千人乘分為八隊

百乘則將車者二千入隨之人晉而以後八百里之內遠

速比而來非必一日盡行也每隊行止必在十里之內遠

則車馬數無以管束也自雍起程前後按站至班通取

而車而以其百乘進謂之一反反音也如是者八班通取

而車而將八百乘之八千人俱可歸秦而不必人晉知矣

可知過見
不可飲之
人

知存亡

決生死

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司馬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
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絕也也國於天地有典立焉
言欲輔助之者多諸正言其先世必有大功治于民故與天壤並立未易傾也不數世淫弗能斃也
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
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趙
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自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櫛歲而惕
陰於金反

既得皆食也。日其與幾何。按與如歲不我與之與。言不能久留于世也。

通篇足說后子之知過而上段極寫侈豪。幾自相矛盾。不知后子率車千乘。徒役萬人。突入人國。其迹可駭。故深自歛飭。以二百乘自隨。迨行享禮。以酬幣爲名。卽以前此徒衆。還取後車。八反而畢。於是八百乘之卒。不必入晉。此卽公子圍垂囊而入鄭之意。而處置盡善。不使人疑。尤見后子之令圖也。既惕食也。歲月非可貪。謂趙孟此時增一歲。則享一歲之安。惟憂朝不及夕。適焉朝露。蓋盟宋之後。公室民生一齊凋過。偷惰至此。生理盡矣。便見后子於此歲兢兢危懼。恐罪累之及也。卽此言可爲知過之證。

仁人之於弟也。視之欲貴。愛之欲富。然有節焉。非可以寵

祿過而知二君也。秦人深有鑒於中原強家如晉六卿魯三家足以制其君父故雖在至親而富下耦國卽不能以相容是以無尾大不掉之患篇中以趙武相形其義可見而經罪秦伯者何也蓋于乘二君者后子之過而釀成其過則秦伯之罪也鍼非叔段州吁之儔母亦非武姜之比爲之教誨自當翻然改悟何至懼選逃死傷母之心乎幸其知過而奔否則將置其弟於何所是自棄其弟也杜云譏失教釋經之義精矣

鄭爲游楚

子亂故

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

鄭城

之外

實蕞隧

二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

產數于晉罪初蕞隧盟起本

史書其名曰曰七子

自欲同子六卿故曰七子

子產弗討

子實亂國

子產每事剛明此獨以柔道行之非畏子胥畏駟氏也亦

非畏駟氏不忍盡誅駟氏也誅止子胥而駟氏全國亦以

靖此中大有操縱彼輕於一發者固愧其權宜而養癰胎

患者不得爲口實也至其防制之方已密密周到否則作

亂何待異日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及羣狄于大原即大崇也聚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以什共車必克按此句

專言步卒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今以什爲數則所季二人無

所爲故以五乘爲率則所季又成什數蓋得三十六什下五

乘爲三伍指甲士言之是伍帥百二十人三伍帥三困諸阨

又克

按誘而困我將幸

去車爲

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

人云一段叙

汪云免提後

一段敘事
春秋多周
春秋二年
春秋二年
春秋二年
春秋二年
春秋二年
春秋二年
春秋二年
春秋二年
春秋二年

先自敗其屬車爲步陳謂注蓋古未有五乘爲三伍乘車者
此法胡傳後世車戰法亡實啓于此
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荀吳之壁人不肯卽卒斬以狗
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壁人不肯卽卒斬以狗
輒斬之荀吳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
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
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林解道阻難于川泉制
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能用善謀
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遂成三駕之烈至此
趙武甘爲楚役而荀吳魏舒各樹戰功爲已封殖故大鹵
之役雖亦懷夷狄之一端然知晉之無意於楚也又以見
晉非無懷楚之人而甘受屈於楚也篇中以荀吳爲主
提出崇卒正取勝之由寫魏舒正寫荀吳也前段統叙後
段分說遇險車行不便以什當車人捷於車故知必克五

陳兩伍事參偏也。依司馬法軍制則參寡參差分前後左右。既不可曉而既有前兩復有前拒亦似難明。細按國語阨三字知前後左右皆伏卒也。另有前拒則誘敵之卒前爲首左右爲中後爲尾成常山率然之勢以相離。自爲軍不相屬也。以誘之指前拒言誘之入阨耳。王氏云欲致之於事參之間是也。以一軍誘之使狄望而笑使之深入伏中然後出其不意伏卒一時並起亦次第接應所謂困諸阨也。當毀車之時少見多怪人不樂用忽借嬖人之首作三軍之氣覺變變奇奇指揮由我無非致死之士乃於崇卒二字十分鄭重。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秋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

去疾

去疾奔奔在襄三十一

展與奔吳

吳外孫

叔弓帥師疆鞶田因莒

也

此春取聘今正其疆界權所以取利於是莒務娶齊侯也宋懿猶益賊乘人危迫而取其物

於是莒務娶齊侯

及公子滅明以大厯與常儀

三子展與莒大厯常儀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

夫莒公子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詩周頌言惟

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雖余彭展與立爲君而不能討賊以是爲與我焉爾

傳明展與之失國由棄人之故不言我君以未嘗與聞乎

故也去疾之有國宜也然但知有國而不知討賊不得

爲有父也齊人之立去疾禮也然但知立君而不知討賊

不得爲知義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他爲崇史其之知敢問此

有疾而溫
必見百臣全
林針砭

子產先折二
神順末以兩
祭之拓開荷
牛國政民疾
所聞則不苗
聖況君身疾
病坐不山此
自育臣以至
以爲忠者一
齊攝盛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有二子。伯曰閼子伯，季曰實子實。沈居于曠林，地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帝不臧，善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商時。故辰爲商星。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按今山西太原。府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縣此在大夏，參音森。其季世曰唐叔虞。孔疏：此叔虞，自唐人之未君，下帝命邑姜之當武王邑姜武王，方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名以爲邑姜之子曰虞。帝天取唐，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孔疏：邑姜方娠而夢史記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陸氏曰：史記叔虞封唐，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帝少有裔，遺子曰昧，爲玄冥師。水官

儲云詳說而
即事之君子
之言異於後
世之誦書金
者

子產的中已
注四修無有
上却不明言
以修問君子
另作一視一
日四時勤政

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集昧之業宜也。通汾沁二水名。障大

澤。陂障以處大原。晉陽也。臺駘項用嘉之封諸汾川。沈似摩

黃實守其祀。四國。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由是觀之則

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

災。於是乎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

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臨其地立。橫表。用幣。日月

告之。以祈祥也。橫象也。衆草木爲祭處耳。祭音詳。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政。晝以訪問。問可。夕以脩

令。施所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淤

底以露其體。秋集也。底滯也。露。露也。壅之則血氣集滯而體

底以露其體。

集昧之業宜也。通汾沁二水名。障大

上

省躬此禍國
安民之本領
是憂心已病
之方勿使三
字貫下四句
仍用盧華鑑
往點四姬無
省法出致疾
之由則知所
以已矣矣

脾未之聞指
二神之判下
是指出病之
說有無則道
是即口說不
出光景
寸指又一死
症相映

○秋子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百度百事之領神傳形隨則
小反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弱致今無乃壹之神強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
使此心不明而亂百度之節今無乃壹之時壹於宴安而
不知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煩不及同姓其生不殖長美
節也。則相生疾矣。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先盡矣。則相生疾矣。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
古人男女辨別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二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也。猶
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脾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共與幾何。將
敗不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
久。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

百侯但買其

前致道不說

想後段便是

疎淡忌醫

疾不可為想

見詩說後補

手太息之狀

近女室為子

產後半語左

慘非鬼非食

為子產兩半

誰在夢其口

又袖出于產

未盡之意

風云論女色

而及聲味並

六氣所生原

自一氣色荒

米有不甘酒

亦有極舞酣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瘡

鬼非食臧以喪志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君過故將死

而不為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孔疏女之為節不可故有五節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

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按樂有正有淫故樂勝則流節

有經羽聲速速者急宮為本羽為末聲有遲速故從本至末

通以相及惟於中聲為節皮也傳氏云五聲以黃鐘為宮然

還相為宮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也而不可下於臣

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微事羽物皆以半聲應之是為

臣過君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

五降五降得此商則以音曉諧而可彈有五降後非復正聲

君于於是有所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勿聽也降

勿聽於是有所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勿聽也降

而不息則難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疏云息謂前聲罷退以

待後聲非作樂也統箋悖理謂慢人之心蓋次之耳

他刀反物亦如之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理音因物亦如之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張者

或以平死在
十年以後爲

疑蓋伯樂並
并侯入舊而

後此不過戶
居餘氣雖與

也孟廷連不
同然無異今

目之其

汪云上三生
疾皆虛說此
方實指

屈問良臣想
他全不以君

清公利乘

卷三十三

三

七

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爲心之節候。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爲五
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徵爲五聲。赤聲徵。黃聲宮。徽也。
淫生六疾。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
爲四時。序爲五節。節疏云。六氣並行。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爲
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歲。每行得七十二過。則爲萬陰淫
目有餘土。無定方。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也。過則爲萬陰淫
寒疾。爲過則陽淫熱疾。喘渴則風淫末疾。末四枝也。雨淫腹
疾。爲濕注。晦淫惑疾。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也。思
勞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亂之疾。女常隨男。故言
夜故言晦時。疏云。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故惑。今君不節
也。補正。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人。故爲陽。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

身爲患和目
患是謂患注
流決打

試不復深求
再則亦深疾
而忌也

其間不足以
盡和情博物
不足以盡子
產一片素五
其不問明皆
不起之何耳

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

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萬禍興而無改焉改行以救

苗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

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制死宮說國之大臣在養其

如是精工技亦知之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

也謂沉於文皿蠱爲蠱受字也皿器也穀之飛亦爲蠱

穀久積則變爲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上巽長

飛蟲名曰蠱爲爲長女爲風民爲少男爲山少男而皆同物也類也趙孟曰

說長女非也故或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類也趙孟曰

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之趙

此合爲一篇以晉侯有疾領起下分問疾求醫二事傳叙
子產泰和之正論所以深罪晉平趙孟也晉之霸業自文

襄至惇雖有盛有衰然猶爲中夏主盟而率天下諸侯朝
楚者則自平始輔霸之臣自趙盾藐視幼君躬主諸侯大
夫遂張而宋之盟趙武直以列國大夫爲政而君不與其
時之號令皆助臣辱君之事其於君父一任其施樂是從
而不之顧也故晉之霸業至平而盡輔霸之勲至武而絕
傳深痛之叙子產之言以爲漁色不避宗幾無人道而武
不能匡救意已在言下和卽子產未盡之辭而顯然指陳
之同一意也或曰君淫而主不能禦左氏之貴趙孟過甚
且君之疾何以波及於臣曰此以理斷之而知其然也周
官內宰以陰教六宮九嬪世婦之屬統於大冢宰以及庖
人饔人胥師食醫皆屬焉是人君宮中一飲食服御無非

子諫評論起
已伏延篇之
脉
應大事

卒臣爲政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
恤社稷而坐視其萌夷然無改生理不已盡乎醫和之識
直貫天人與子產相爲表裏趙孟委靡無志故以將死警
之其實借題發揮原非實境不然診視者其竟在十年以
後則言已不驗而懸擬者乃奇中如是哉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

王子圍之弟子智

伯州犂城犂櫟

三邑本

縣今在河南魯山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

令尹將行大事

謂將

而先除二子也

伯州犂

禍不及鄭何思焉冬楚公子圍將聘

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已

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綏而弑之

綏殺也孫卿曰以冠纓殺之疏云荀卿避漢宣帝諱

故荀轉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子右尹子干比

出奔晉

應除二千

凡實試而經
皆卒者準此

出子千

子千豈不以
君試皆晉而
趙孟視若等
閒從家似客

龍溪雜著

卷三十三

宮廄尹子皆出奔鄭

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犂于郊

歸葬城廩

其手者伯州犂也即位之年殺之可知惡人未嘗無是非之心小人獻諂取容事成之後殺其軀而已或謂州犂有異志

如荀文若葬王于郊謂之郊敖廩楚子使赴千鄭伍舉問應爲之死非也

後之辭焉問赴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

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焉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執

赴諸侯至盟伍舉當逆而子若孫卒不免禍子千奔晉從

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辭皆百人之餼也其辭是

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城富強秩辭叔向曰底祿以德

底致德釣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

去其國強禦已甚詩大曰不侮也鯀寡不畏惡察秦楚匹也

使后子與子千齒以年齒爲辭曰鯀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

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臣與焉情無乃

優劣惟主人命所處謙辭

詩叙一段門
文正是一篇
中樞實事而
後之法亦以
律波想其正
意六法
以子而詳論
事知制賊無
人而分外修
也與中段
思

不可乎

后子先來生欲自同於晉臣為主
人子千後來奔以爲晉旅之客

史佚有言曰非獨

何忌

以自刎

楚靈王

熊虔

即位

遣罷爲令尹遺啓彊爲

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鄭敖且勝立召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行器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

不數年未能也

爲四年

經書楚子麇卒蓋以疾卒赴諸侯猶鄭伯光頑齊侯陽生

之皆卒也故傳明著其弒復以使赴於鄭數語釋經不書

弒君之故杜云以瘧疾赴諸侯經但言卒傳但言王疾安

見其爲瘧也蓋以兇頑傳附會之晉平趙孟皆行尸耳安

望其正楚國之罪哉傳之立義蓋傷天下無人討賊也或

曰不以弒赴諸侯何以知之不知弒之會三邑之城明眼

窺破久矣。況比奔晉。黑肱奔鄭。未有不輸其情者。君寔不
諡死。不成禮葬。不歸於先君之兆。皆弑跡之顯然者也。
陳恒厚施而不與。猶半況罔之暴乎。諸侯大國若齊若
魯。舉義旗。內外響應矣。趙孟方斤斤。以比與鍼同食而叔
向以爲不畏。惡祭鳴呼。其禍哉。末以鄭臣私議作結。見
鄭爲小國。雖有賢大夫。無如簒弑之圖何也。

十二月晉既燕也。

冬祭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趙衰趙武之

晉之南陽溫縣杜會祭之

甲辰朔。燕于溫。

趙氏燕祭中

孟乃燕其家廟前

晉既

言十二月

言十二月

言十二月

晉弔及雍。乃復。

言大夫

言大夫

言大夫

言大夫

言大夫

言大夫

言大夫

檀弓載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趙武之喪。勝於王喪矣。

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以○爲○賢○大○夫○也○
禮○使○差○強○人○意○其○大○千○名○義○者○莫○如○爲○孫○林○父○執○君○及○盟○
宋○二○事○執○君○無○可○辨○矣○而○盟○宋○猶○有○謂○暫○得○苟○安○爲○其○功○
者○不○知○貪○五○六○年○之○少○安○而○實○貽○亡○國○之○禍○愚○者○不○爲○也○
蓋○大○罪○有○九○焉○失○累○世○之○伯○業○一○也○諸○侯○增○倍○賦○二○也○驅○
天○下○王○楚○三○也○說○已○以○弭○兵○爲○名○而○諸○侯○爲○弑○吞○噬○皆○不○
敢○問○反○使○楚○得○執○言○四○也○楚○人○篡○弑○不○敢○問○遂○至○無○令○不○
從○五○也○君○荒○於○上○恣○意○淫○樂○更○無○外○懼○六○也○六○卿○皆○安○於○
無○事○便○其○私○家○而○公○室○益○卑○七○也○武○備○全○弛○戎○馬○不○駕○革○
車○四○千○乘○幾○無○一○卒○可○用○八○也○公○乘○無○人○簡○車○蒐○乘○君○皆○
不○與○分○晉○之○禍○遂○至○不○可○救○九○也○故○曰○盟○宋○弭○兵○所○以○亡○

晉也賢大夫顧如是哉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

四明 雙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叅

男 埴 埴 按

昭公二

經

辛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莊子。秋鄭

殺其大夫公孫黑

蕭隱盟子產不計以爲卿故葬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季孫宿如晉

致從服也公賁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社解公即位故且告焉政而來見禮

也

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補述不觀書於

犬史氏

孔述氏猶家也藏書之虞若今私閣也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諸云魯春秋
列有則夫
子因以成經
年則必不多
後儒字字爲
之說不亦惑
乎

注云賜魯是
上齊衛是實
前詳後畧是
詳主畧賓是
奇後耦是借
賓陪主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時僭道廢楮園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按太卜掌三易此周禮也魯占周易或用爻辭或推演卦意其用二易者亦釋以周易之文無不合者故韓宣以三易獨備於魯若列國用周易兼用雜占如龜之雄狐復之飛矢與周易迥異蓋別有一種占筮公享之季武子賦繇之卒章詩大雅卒章非復周官之舊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繇之卒章義取文王有匹臣故能繇繇與盛以晉韓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兄弟季武侯比武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詩小雅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詩小雅卒章言晉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詩召南封厚也殖長也武子欲封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彊

子收竹段
用一層知字
賦詩收首
賦詩一層四

子尼宜子謂之如子旗臣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年齊樂施自齊聘

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

賦木瓜。亦衛風義取于款厚報以爲好

晉自趙武弭兵實安偷情。大夫各樹私門以弱公室而分

晉之局。成是時。尊周攘楚。直等迂談。非有絕大本領。不能

舉積習一振刷之也。韓起繼相。以上卿執政。而脩好隣邦。

爲從來未有。似有志親諸侯矣。然會中而楚主夏盟。滅陳

蔡。而晉不能救。色荒峻字。皆無一言。此治世文學侍從之

臣。非孔世救時定國之相也。篇中叙出爲政而聘魯。仰慕

周德。未聞何以尊周。賦詩義取角弓。未聞何以維魯。於齊

卜子旗及彊之不臣而未知政歸陳氏於衛賦木瓜而未
知比續齊桓起之爲起可知矣傳所以浩歎於春秋之
也此爲起聘傳加禮諸侯其初政大主腦也易象春秋
低回倡嘆恍如置身盛時旣而賓主賦詩武子將所
樹所賦角弓合併而賦甘棠謙光遜謝以完聘魯之局至
聘齊品評人物知之者晏嬰聘衛賦詩倡之者文子而中
間點出信字君子字見宣子爲政而諸侯脩禮於晉者以
宣子能守君子之信故也信正與禮對卽以爲宣子之相
業可也

夏四月韓須

韓起

如齊逆女

逆女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

姜有寵于晉

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

謂陳無宇非卿

是以二字解
限以二字解
二字無限
刺絕不爲無
字論釋而篇
釋之意自在
首外此端之
首可畏也

此上叙下
亦情似後

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晉邑。按今山西平遙。少姜爲之請。
曰。送從逆。班列也。疏云。逆是使上卿。送與於逆者。一等故畏。
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按畏大國之故。易其常制。不敢
下逆者。一等而反上逆者。一等過共。是以兩作耳。

醫和謂女室喪志。晉君致疾。又謂良臣將死。趙武果卒於
溫。韓起秉政。痛哭陳詞。莫急於此。乃四姬不足。益以少姜。
起躬爲納幣。又使須逆之。韞室則起自逆之。父子僕僕道
路。唯恐不承順其君之意。此起之人品。又在趙武下矣。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

此春韓宣子來聘。

晉侯使郊勞。

聘禮賓至近郊。若使解勞。

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也。命于執
事。敝邑即矣。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得通君命則敢辱大館。叔向曰。

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主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城邑之宏。

已也。詩大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魯之使臣稱美晉廷者。前有穆叔。後有叔弓。然弓非穆叔

比也。穆叔不拜三夏文王。提出天子及兩君。大義凜然。叔

弓不過謙抑而已。蓋穆叔秉節不移。叔弓阿附季氏立品

不同也。聘使往來。無切實箴規。只是禮儀相與。然猶是

好消息。及世風愈降。并此風不作。而貨賂有權。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游氏大叔之族。黑

害其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駟氏黑之與諸大夫欲殺之。

山云其兩行
而而起牛
子產家逐
族

土如風馳電掣無一字不迅迎

周云最難得
朝氏亦欲殺
耳時未至不
容急時既至
不容緩

汪三子字傳
蓄極而發之
神

子產在鄭聞之懼弗及乘遽傳而至使吏數之其罪數曰伯有

之亂

在襄三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爾有

亂心

無厭國不安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

也

蕭隄之盟汝矯君位

謂使大夫書七子

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

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

虐子產曰

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

其助凶人

乎請以印

子哲爲褚師市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

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

女罪之不恤

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

七月壬寅緹尸

諸周氏之衢

加木焉

書其罪于木以加尸上

賈景略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驪氏及諸

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驪氏與諸大

夫○非○殺○黑○之○人○也○若○使○死○于○衆○人○之○手○不○但○國○法○未○伸○國○
體○大○傷○而○亂○亦○不○可○長○此○其○所○以○懼○也○子○產○誅○黑○加○本○
焉○明○正○其○罪○一○曰○大○刑○將○至○又○曰○司○寇○將○至○已○明○請○於○君○
而○不○同○子○皙○之○專○伐○伯○有○也○然○子○產○賢○太○夫○也○但○知○子○皙○
不○請○之○鄭○伯○爲○專○伐○伯○有○而○不○知○鄭○伯○之○殺○子○皙○不○告○諸○
天○王○爲○專○殺○大○夫○故○春○秋○大○夫○之○殺○無○論○有○罪○無○罪○皆○以○
國○殺○爲○戮○不○得○以○其○相○時○討○亂○之○功○爲○屈○法○原○情○之○筆○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儻○也○請○
君○無○辱○晉侯謂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弗不取
以私煩諸侯故止之按卽仇儻豈可以屏諸侯晉失
詞○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禮展公以未秋行始冬
矣○十三年公如晉玉河乃復公子
怒○如○晉○同○未○必○宿○專○擅○自○行○也○

竟執無字案

周云咄然而
止其時其哀
恩而釋之

朱可亭曰晉以非伉儷辭公方羞愧不暇如胡傳求其必
達是以稽首於少姜之喪爲榮也無恥孰大於此至河乃
復幸公之悔過與他處不同

叔向言陳無字于晉侯曰彼

無字

何罪

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

大夫逆之猶曰不其君求以貪國則不共

逆於齊是而執

其使君刑已頗

平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

謂有無字之辭

冬十月

陳無字歸

晉侯

十一月鄭印以如晉弔

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悼公

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

葬公勝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

初八月大雩冬大雨

記災

北燕伯欵出奔齊

齊

齊

公

五

叙出水由起
一篇議論

駁此字指住
提出文義

是當日之不
寅

告從

傳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

之。莊公。趙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安葬。

甚言過於勞苦也。爲子犬叔曰。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弱。

也。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孔疏。據十三年傳。諸侯于天子十二年有八

又舊制太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期有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

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足

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盟朝聘以昭禮。無加命矣。命有今。嬖寵

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

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前。按疏云。守適者。夫人也。唯惟彼戾豈敢揮

守外。妻守內。職言守內。職之適夫人也。唯惟彼戾豈敢揮

新造是一
意更如是
儲云二十一
史治亂循
不出此數
此其二句正
喻次焉
深擬首句不
如二子猶知

煩按煩勞也。少妻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復薦今茲吾又將來。

賀不唯此行也。此按應爲張超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按此

葬之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心焉。火中寒暑乃退。季夏

昏中而暑退。季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

不殺。復將不能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超有知其猶在。

君子之後乎。補正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按猶在猶字從其

猶在君子之類乎。夫子言從大夫之後。正謂與大夫一類。

若貴其不諱國惡。則下篇叔向晏子皆明言矣。補正是。

晉平百務墮壞。以嬖妾之喪致子太叔充使來弔。梁丙當

有不安於心。閑惜其跋涉之意。此猝然面會只說得一邊。

固不是。滿口輕薄。亦不是。本國葬政不便明言也。大叔有

威其言不覺盡情告訴。不惟來弔又將來賀。示以恤使臣

之勞當去君心之惑因進之以法文襄而小國愛賜矣

趙既善其言又謂晉遲將衰子將無事言外有私門盤結

無能爲力意包括無限悲愴故太叔以君子許之

丁未辟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于襄之世亦應從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

自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煇耀寡人之望統意照明

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恐願齊

國辱收寡人微也要福於大公子齊光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傳也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

齊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正振也也振也擇之以備嬪嬙婦人寡人

是此篇正女
末段因屢賤
誦貴一語而
倒叙前之更
宅順叙後之
獲宅是當日
秀事却作
正文注脚奇
絕

詳舉陳氏
陳之故

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仇儻在縑經之中。夫人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晉祖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許昏
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十則
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
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此私量也。傳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非本四而加五也。疑
爲謂存量加一，則四升四合爲豆，以次至鍾爲七石零四升。
此公量之鍾，加六斗四升矣。若如五升爲豆之說，各加舊量

公棄其民是
竊亡之本政
在家門是晉
亡之由各還
主職

汪云然字徑
接不煩再赴
爐灶 亦臣
心事即揭

石六斗不應若是之大也。傳說得之，以家量貨而以公量收。
之貨厚而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林解山
於市價等在山海之雜利往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
賢于市價等在海不加貴也。
一言公重公聚朽蠹而三者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
一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者凍餒皆八十已上不見養焉。
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念之聲
謂陳氏也疏云服虔云若今時小兒猶父母其愛之如父母
以口就之曰煥什煥於喻反休虛喻反。
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人
皆陳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陳氏將有國其先祖鬼叔
之光
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
征討救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庶民罷散而
諸侯益侈道遠相望餓死而女富溢尤。
宮室滋也。

借云讀此雖
三昧猶擊朱
若斯之哀也

孫執升曰叔
向自處之道
已對其子說
明而晏子自
處之道却未
曾說與家
一事即是保
家之策是處
實互見法

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

賤言疏云五姓皆卿續簡伯廣鄭伯宗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專政。民無所依。君曰不

俊。改以樂怡。也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諛鼎之銘。纔

各疏云服虔云疾漢之鼎明堂位云崇鼎是也曰昧且也。早起

平也。顯後世猶怠。言風興以務大況日不俊。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疏

羊舌氏晉公族但不知出何公諸又云或曰姓李名果有人

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

示羊頭以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

存得免杜亦不從唯記異聞耳言得幸。豈其獲祀。言必不

子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

人剖破藩籬不可間隔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按此曰子

諺曰接蓋後半截語也。按宅人謂隣人反之反其舊室也。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鄰二三子謂鄰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彼非

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讓焉且言陳氏之興

此爲六卿專晉陳氏篡齊一大冒。前段是請昏成昏絕妙。

好斷中段是閨時愛國十分嗚咽。幾於哀樂不類而不知。

前半正中段之由也。二君不能自強同一病根。上段乃其

病症發現處。昏禮男不於女齊景旣以少姜博晉之歡。復

請繼室固晉之好。以先君適作交隣幣。除却涕出女吳伎

倆更無奇策。可知其平日國事民生毫不經意而茫然無

氣至此。橫晏子薦女之詞。使人顏汗。晉平善子產醫和之

言而不能用舊疾未瘳死期將至其平日全副精神都注女寵是以富而溢尤至民無所依而強家因得自爲封殖以肆其分晉之謀也蓋晉用六卿齊用雅尾陳氏而以請昏成昏等事使兩賢人往還雕辭禮斐然而含涕爲歡強顏從事彼此相視苦衷早已默喻也叔向有問晏子於知己之前燕情傾吐以公之棄民陳氏得民互寫却不歸罪陳氏蓋民之歸陳由公殿之不然何愛如父母而歸如流水哉有嬌如許祖宗靈爽陰賜於齊寫得鑿鑿駭人而大公丁公立見其不祀老臣至此真無淚可揮矣叔向先寫公室之卑由於君之失德色荒故宮室侈役繁故民罷敝是一串事四語忽用對說恍見對齊成禮文詞斐然便是

飢婦餓夫怨聲滿耳。寫到八姓舊臣降爲皂隸。可知此日私門更無牽制。欲移晉不過一舉手之易。公所謂樂吾所謂憂。直與晏子之言同聲一哭也。此時更從何處提起私室及晏子問及極言已有不祀之憂。中間插公亦從之一語。是將晏子篤伯直柄虞遂伯戲一段意思包裹在裏。則唐叔以下不其佞而寵嘉云乎哉。二子所云皆與上段反照。意實一片也。然晏子身相齊國。叔向日侍君左右。非疎迷之臣之比。何以目擊其危。束手無策。蓋由二君平日不能任用故也。末段因從晏子屢賤踊貴四字。追叙更宅納規而公之繁刑轉移於俄頃。使二君任用二子言聽計從。則仁人之言其利甚博。何至數傳而後國爲他人所有。無

如景之頽情日甚其從晏子未嘗無一二事而毆民而歸
陳氏者如故也平之壘或曰甚其用叔向雖稍有補救而
公室之卑如故也末引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正歸其
責於君身以統結全篇其後段補出晏子全身保家之道
暗照叔向則傳之餘意也或又以叔向正智不如晏子不
知景猶樂受善言晉則祿口禍及時勢固有不同而二子
之賢不得妄為軒輊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

授之以策

賜命之書

曰子豐

段之

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

按疏云子

豐有勞事

無所見蓋韓宣

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

稽首受策以出

補注傳見晉侯策命外大

君子曰禮其人之

口之法何
其妙
此處
妙

馬云君子是
伯石實人便
也日所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伯石則未及

突接入正叙

急也乎伯石之汰騎也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祿終始

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有祿可取初州

縣藥豹之邑也豹族及樂氏亡縣在襄
二十三年

宜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二宜子曰自卻稱

以別三傳矣州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晉之別縣不惟州誰

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

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文子子曰可以

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

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

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

蓄以韓氏為主人按此則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

起欲得州豐氏早已心然

讀三傳義
卷三十一
居金
七

爲其復取之之故

後若還晉國自欲取之
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韓起貪鄙其人猶在范句趙武之下主意至末二句方點
明通篇無一非伏筆細按之晉侯嘉段之言卽起代請之
辭也何以代請自欲取之也君子贊段而用相鼠反照意
刺起也范得不以正議而妄自與正惡起之自與也文子
不違義以微福正惡起之違義也讀至末二句覆按一過
正無一語不罪韓起也

晉平之病在於色荒六卿之病在於封殖霸業所以銷亡
也欒氏旣亡州田應歸於公室而三家並欲之趙文子以
死謝州止趙獲之求者三千怒驪范由此賈禍非有歸邑
於公之意也天下惡小人也居君子之位

而志小人之志將何所不爲哉。讀此篇晉卿無不言利而
韓起獨工言利工拙雖異而終必至於賂晉而後已則一
也。此失霸之病根也。

五月叔弓如滕葬勝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

子不人

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

人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

劉氏以忌爲忌日是也附注云杜解及檀弓注疏以爲辟

讎皆辟說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

爲平公孫蒍

勅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

子公女而嫁公子

更嫁人

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龍謂子尾林趙欲得齊人之心子尾有寵於

周云娶夫人何齊而由

齊而我反遠之子
尾將以齊歸我乎

此以上卿逆以上卿送。知逆夫人也。其爲繼室乃繼正夫人。非繼少姜也。晏子請繼室於晉。箝棟韓宣子使叔向對一語。知晉平之逆夫人起成之也。此子尾以已女易公女以固晉。肫知齊之請繼室子尾成之也。而薑欺齊景起敗晉平。玩兩君於股掌之上。干寵罪小。無君罪大。

秋七月。鄒平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

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共謂寡君而也。固有

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也。陳之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

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

此以賀夫人
爲主便是內
作已得楚國
晉弱之本叔
向明其故而

與起處
出處
事又隱
不獲
陽照也

易君猜

疑也

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

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

君其往也

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

在

此年春小人冀除先人之敝憾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

失望大叔曰言賤不獲來

賤非上卿

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

張曰

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應幾如建言

子皮以上卿如晉賀夫人又比太叔弔葬而加重晉之失

諸侯可立俟也因惜叙請朝楚事叔向作四轉折以在楚

猶在晉一語輕住極大度却極卑恭正無可奈何之語也

張趯於太叔有針芥之投小人失望自是愛慕之誠太叔

借其前日之言復之言今日無事庶免一日之勞爾必欲

我馳驅西道乎蓋聞人傾心於已而為此親暱之辭傳以

此篇再讀
韓宣惠勝
諸侯能知
人能侮人
肝最和

此作結正與子皮如晉相應連篇相屬俱爲晉失諸侯伏

脉。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謂小邾焉逆

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敵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

自黎來受王命爲小邾子世守其國衣冠文物之會每厠

壇坫之間而不以僻陋自卑曹滕邾三國往往爲人執辱

亦或乘閒侵掠而小邾至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其於魯朝

莊公僖公襄公者各一至此不忘舊好而季孫忽欲卑之

豈求朝朝公也卑其一睦而羣好以離是季不特開公於

唐云小人布
類勢極往往
流出一副急
疾令人主震
而收之
又云千古大
奸偽是髮種
強時世毒

霸國而使之辱亦且惡公於小國而使之孤夫然後脅之
逐之唯我所爲也穆叔洞燭其奸以天怒降災休之季不
敢肆於是十七年復來朝矣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用子高

齊東

盧蒲癸

慶封之黨

見泣

且請曰

余髮如此

種種

子雅

子雅

短余笑能爲

與二十八年放之於竟

公曰

諾吾告二子

子雅

子雅

子雅

子雅

子雅

子雅

子雅

歸而告之子尾

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

或寢處我矣

林如魚獸

吾寢處之故反其說

九月子雅放盧

蒲癸于北燕

恐其復

作亂

毛氏作春秋條貫於律慶之誅

歸功於盧蒲癸

愚謂癸爲

慶封私人

繼杼者其心

雖封者非其心也

爲封誅杼而王

慶封私人

繼杼者其心

雖封者非其心也

爲封誅杼而王

慶封私人

繼杼者其心

雖封者非其心也

爲封誅杼而王

慶封私人

繼杼者其心

雖封者非其心也

爲封誅杼而王

慶封私人

繼杼者其心

雖封者非其心也

何因以殄封。樊易視之不爲備。天奪其魄也。投界何疑。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

相親此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春秋君爲臣逐。皆以自奔爲文。爲人君失道之儆。如鄭哭。

衛衛皆是也。此聖人手定之文。不從舊史氏者。罪之罪其。

君非爲賊臣寬也。春秋發微。臣之叛逆。不待言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詩小雅宣王田獵之時。楚王欲與鄭

如盟

子修承一一

子產相

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楚之雲夢

楚之雲夢

齊公孫寇。

子卒司馬寇

齊大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

惜也。子旗不免。

以其殆哉。姜族弱矣。而嫡將始昌。氏。

氏。陳二惠

競爽猶可。

了雅子居皆齊惠公。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當時齊國之士勒公室之憂者晏子一人惜也惜子雅也
殆哉殆子尾也危哉危姜氏也字字傳哀惋之神子雅之
識高於子尾觀放盧蒲可見故陳氏有所忌而不敢恣子
雅沒而去子尾易矣然猶延至樂高之世而子尾得沒於
齊不可謂非幸也